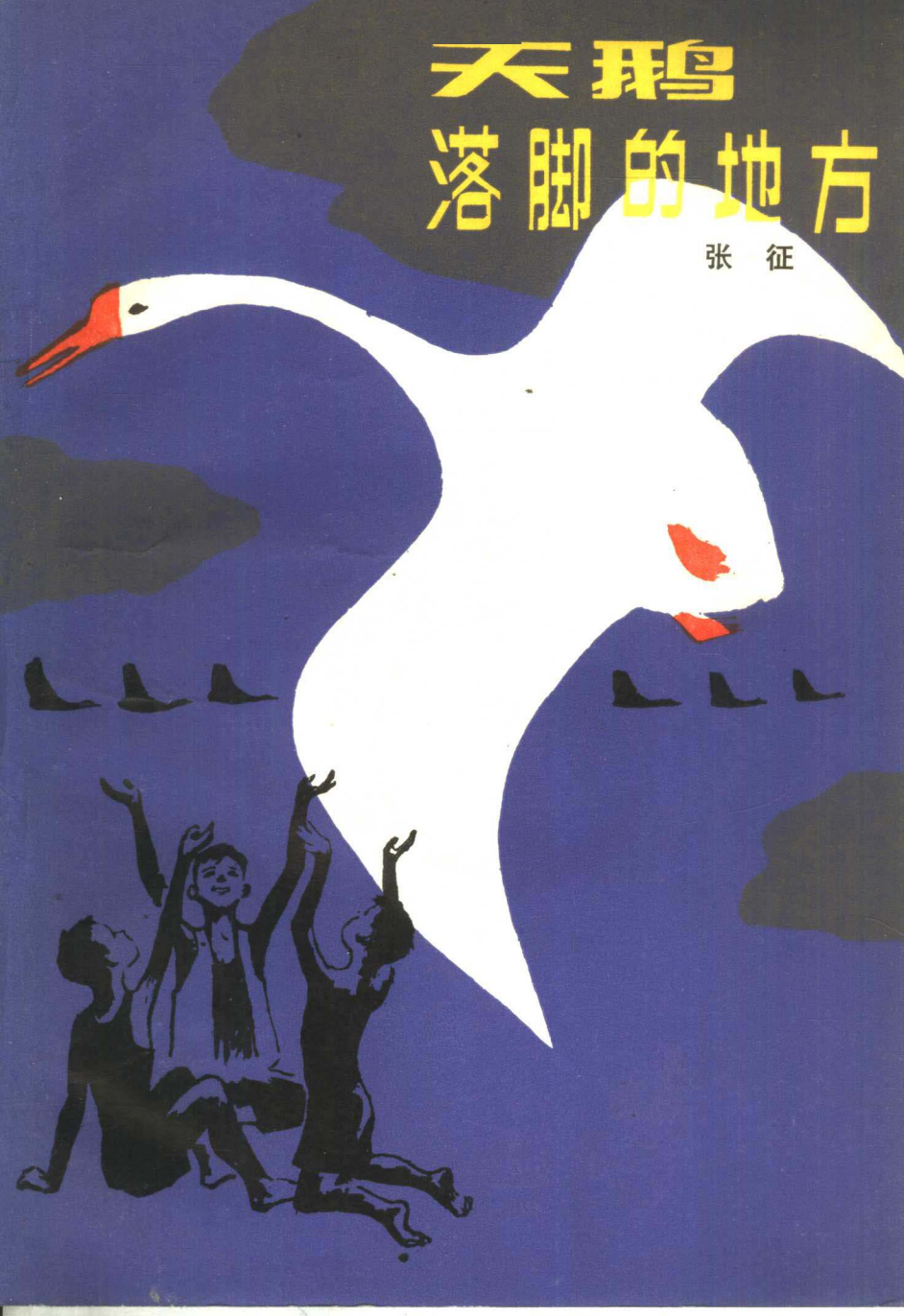


天鹅 落脚的地方

张 征



天鹅落脚的地方

张 征

封面设计：任建辉

插 图：徐纯中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目 次

春夜石磨响.....	1
黄河边的孩子们.....	15
黄夹克叔叔.....	32
哥儿俩进城.....	52
雪花梨的风波.....	63
神秘的荒塬.....	75
赶集.....	88
为什么不及格.....	101
特别任务.....	113
没有采到榛子.....	125



春夜石磨响

黄河滩的春天是迷人的。

巨龙般蜿蜒的黄河大堤披上了绿装，一望无际的黄河滩绿油油的，长满了青草。走近了细看，你就会发现，绿油油的青草中间还长着不少野花，有白色的、黄色的、粉色的、红色的，还有灰色的，星星点点地开在草地上，可美了。阵阵暖融融的春风吹过，将一种说不清的芬芳送入你的鼻端，使人情不自禁地想多吸几下。

河滩里是放羊的好地方。

老羊倌刘大伯放了好多年的羊了，他放的羊个个膘肥体壮，而且很少生病。县里开劳动模范发奖大会，点着名儿要刘大伯去，因为他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了。刘大伯要是进城开会，这放羊的事情就落在小杰身上了。小杰今年十四岁，个头不算高，可长得墩墩实实的，挺结实。小杰的一双眼睛一点儿也不大，但亮晶晶的显得特别有神。他那副大脸盘上，闪着黑红色的光泽，这是常年在黄河边上生活，被风雨吹打留下的

颜色。小杰这孩子，村里的大人都说他是老羊倌的“尾巴”。这是因为，只要小杰一有空儿，只要他的好朋友小山子不找他，只要他的弟弟小四儿不缠他，那他保准会往刘大伯的小屋里跑，不是用两只手抓住刘大伯的胳膊，让老人家讲一段黄河边上的传说故事，就是坐在炕沿上，两只脚悬在半空来回碰着，双手托着下巴颏儿，一声不响地看刘大伯用蒲草编席子。只要一有机会，为羊栏起羊粪呀，用那种边打气边喷的喷雾器为羊栏打消毒药水呀，帮助兽医用大针管儿为羊儿打防疫针呀，他都抢着干。所以，刘大伯要进城开会，很自然地把放羊的差事交给了小杰。眼下，学校也正放春忙假哩。

这一天，当太阳的光芒洒到黄河大草滩上的时候，刘大伯和小杰来到了羊栏旁边。刘大伯换了一身新浆洗的衣裳，身上背着一把雨伞和一个书包，他一再叮咛小杰：“孩子，别的羊不碍事儿，你千万要留心大花，可能这几天它就要下羔。”

小杰听着，看了看羊栏里的羊，爽快地应着：“放心吧，大伯。”说完，他对刘大伯甜甜地笑了一下。

等刘大伯上了路，小杰马上打开了羊栏的大门。

睡了一夜，精神头儿十足而肚子里怪饿的羊儿们，“咩咩”“咩咩”地叫着，蹄子踏起阵阵烟尘，争先恐后地挤出了羊栏的门。它们出了羊栏，马上跟着头羊，朝大草滩走去。

小杰这时手扶着羊栏，睁大了眼睛，数着羊的数儿。“还差一只呐。”看到羊群向大草滩走去，他不由地轻声说。

等小杰刚说完这句话，只见大花拖着大肚子，挺费劲儿地从羊栏的角上踱了出来。大花望了小杰一眼，轻声叫着，跟在

羊群后面慢吞吞地朝大草滩走去。这也是一只白色的羊，只是它的头上和身上有几块黑毛，所以叫它大花。

小杰记着刘大伯的叮咛，不轰大花，也不用羊鞭儿赶它，任它自由自在地跟在羊群的后面。

昨天下过一场春雨，不大又不小，刚刚压住了小路上的尘土，一点也不泥泞。空气新鲜极了。

等到了大草滩，羊群便低头吃起草来。现在，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，又连续下了几场春雨，滩里的草越长越旺，放牧的好季节来到了。放羊这种事儿，在山区可苦哩——山区草少，要随着羊群爬山过梁，穿谷越坡。可在这绿色的河滩上，就省了事了。羊儿们随着头羊走，头羊又专拣草多草嫩的地方吃。只要头羊选准了地方，恋上了草，不乐意走了，放羊娃就可以把羊鞭往草地上一插，摊开手脚躺在草地上晒太阳。你就是美美地睡上一会儿，保险羊群也走不远。

小杰一见羊群恋上了草，就找了个草少一点的地方，坐了下来。他从兜里掏出一本数学课本，边读边用羊鞭的杆儿在地上划着，计算着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小杰偶然一抬头，发现大花轻轻地卧倒在草地上。

“还是刘大伯算得准，大花真的要下羔了。”小杰想到这儿，连忙收起算术课本，猫着腰朝大花卧着的地方跑了过去。

可不是嘛！大花正神情不安地卧在绿茸茸的草地上，用嘴使劲儿地拽着身旁的青草，不时地发出短促而又焦急的“咩咩”叫声。

小杰一看到这情景，一时倒感到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他挠了下头，又顺手拔下一株小草，将草叶儿放到嘴里轻轻嚼着，眯着眼睛静静地望着大花。

就在小杰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，一只浑身湿漉漉的小羊羔出世了！小杰一见，高兴地凑了过去，伸手想去抓小羊羔。可谁知平日里特别温顺的大花，现在竟愤怒地叫了起来，并用脑袋使劲儿地撞了小杰的手一下。小杰吓得连忙缩回了手，又静静地蹲在一边儿看着。

瞧！大花伸出粉红色的舌头，细心地将小羊羔身上的粘液一点儿一点儿地舔干。等到大花舔完后，小羊羔浑身的绒毛干了，变成一只雪白雪白的小羊羔喽！小杰兴奋地拍了下手，乐得在草地上来了个前滚翻，而且连头都没沾到草地就翻过去了。

当小杰站起身来时，这才发现头羊吃饱了，带着羊群顺着风往前走了。于是小杰又撇下大花，抄起羊鞭，连蹦带跳地追羊群去了。

追上了羊群，他吆喝头羊往回走。谁知头羊站在那儿斜着眼睛瞧了小杰一眼，又往前走。

小杰生气了，他把羊鞭儿往后腰一别，几步跑到头羊的前面，双手死死地抓住了它的一对犄角，嘴里大声地喝着：“我看你还倔！我看你还倔！”硬是把它拖回到大花的身边。不用说，羊群也随着回来了。

当小杰松开扭着头羊犄角的手时，他又高兴起来。瞧瞧，一共有两只小羊羔了，而且第二只小羊羔和它妈妈一样，身上

也有几处黑色的绒毛，可好看了。但是，等到小杰安下心来，仔细地观察小羊羔时，只觉得脑子里面“轰”地响了一下子。“糟糕啊，糟糕！大花没有奶汁。”这时候，两只刚出世的小羊羔，颤微微地用小嘴拱着大花那干巴巴的奶头，边拱边发出让人感到心疼的叫声。

看着这两只可怜的小羊羔，小杰怪难受地蹲下了身子。他不顾大花的阵阵“威胁”，用手绢替小羊羔擦去了眼角儿上残留的粘液。擦干净之后，小杰也打定了主意，马上赶着羊群回村。

可这两只小羊羔刚刚出生，加上它们的妈妈大花没有奶汁，身体虚弱极了。它们那小腿儿打着颤，迈不开步子。那只身上有斑点的小羊羔，刚迈了两步，就一个踉跄跌到了草地上，朝着大花轻声而又凄惨地“咩咩”叫起来。

“这可怎么办呢？”小杰这才真的着急起来了。他将羊鞭扔到一边，一屁股坐到草地上，双手托着腮帮骨，眉毛中间皱成了一个小疙瘩。用一只手托一只小羊羔吧，这倒是个办法。可羊群谁去赶呢？真急人！

忽然间，小杰的眼睛亮了，一丝儿甜甜的微笑出现在脸上。他腾地一下子蹦了起来，把上身的小褂儿下摆塞到裤子里面，再用腰带扎住，又把小褂儿上边的三个钮扣解开，这么一来，小杰的胸前成了一个大口袋了。

小杰笑着俯下身子，轻轻抓住小羊羔，把它们放进了胸前的这个“口袋”里。两只小羊羔的八只小蹄子，蹬得小杰的胸脯又痒痒又有那么一点点的疼，可他心里特别高兴。这两只



小羊羔，都从“口袋”里探出了毛茸茸的小脑袋，朝着它们的妈妈大花柔声柔气地叫着。

小杰一丝儿也没犹豫，抄起羊鞭，朝半空中一抖，“啪”地一声，甩了个清脆的响鞭儿，然后大声地向头羊吆喝道：“哪儿——哪儿！”催羊群上路。

羊群早晨去草滩时走得挺急，可等它们吃饱了，往回走时，就慢腾腾的了。再加上大花刚生完小羊，身体弱，走得也慢。所以当小杰赶着羊回到村里时，已经是晌午时分了。

小杰将羊群关进羊栏，又放下小羊羔，跑到井台上汲了桶水，美美地喝了个饱。他抹了下嘴，撒腿就往家里跑。

小杰是想吃午饭了吧？不，他想找爸爸，让爸爸给小羊羔想个办法。因为爸爸是队长啊！

当小杰喘着气，闯进了家门时，只见爸爸正一个人聚精会神地算帐，那只右手把算盘拨弄得噼哩啪啦地响。他这是帮助会计核算上个月队里的副业收入呢。

小杰跑到爸爸的身边，竭力使自己的喘息平稳一些，一双手伏在桌边上，声音不高但挺焦急地问：“爸，大花下羔了，一共下了两只，有一只白的，一只花的……”

“唔。”爸爸听到这儿，轻轻应了一声，头也没抬，仍然专心地算帐。

“可大花没有奶呀！”见爸爸这么个劲儿，小杰突然伸出双手，扯住了爸爸的袖口，大声地说道。

“没有奶？”果然，爸爸停止了算帐，挺认真地问了一句。

“是的，没有奶。”小杰望着爸爸，焦急地重复道。

爸爸沉吟了一下，猛地站起了身，对小杰说：“走，和爸爸去保管那儿领黄豆，磨豆浆为大花催奶。”

“您忙吧，这事儿我干得了。”小杰见爸爸这么认真，忙对爸爸说了自己的想法。其实，小杰也并不想让爸爸“插手”羊倌的事儿，他只是想到爸爸这儿讨个催奶的办法。所以，当小杰听到爸爸一说出办法时，撒腿就要往保管员那儿跑。

“等等！”这时，爸爸叫住了跑到门口的小杰，他声音挺大而且语气中带着不高兴，“给你这个。”爸爸走过来，塞给小杰一张领黄豆的纸条儿。

小杰接过条子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朝爸爸吐了下舌头。

“毛毛楞楞的。”爸爸轻声埋怨着，又弯下腰，细心地将小杰的小褂从裤子里拉出来，轻轻地为他扣上那三个扣儿，才一挥挥手，亲切地说道：“快去吧。”

小杰还没冲出院子，又被从厨房里走出来的妈妈拦住了。妈妈一只手拿着锅铲，另一只手拽住了小杰的胳膊：“傻孩子，有什么事情等会儿去办，先吃了饭再说。”

小杰撒娇地朝妈妈眨了几下眼睛，笑盈盈地猛一抖身子，挣开了妈妈的手，几步冲出了院子。

妈妈追到院门口，望着小杰的身影，又象不高兴又象心疼地喊道：“哎，小杰，站住！这孩子。”

院墙那边，几只老母鸡挺悠闲地叫着，轻轻地扒着土。小杰一阵风似地冲了过来，吓得老母鸡大声尖叫着，有的扑拉拉飞上了墙头，有的钻进了院子的大门。小杰最喜欢的蓝眼珠的大花猫，正伏在老槐树下打盹呢。小杰一下子从它身上跳了过去，吓得大花猫睁开了眼睛，弓起身子，扬着大尾巴，朝小杰“喵呜——喵呜”地叫起来。要在平时，小杰肯定会停下来，在草丛里捉几只蚂蚱来逗大花猫，和它闹个够。可今天哪，不行！因为小杰要救那两只可爱的小羊羔。

跑到保管室，小杰从老保管葛爷爷那儿领了五斤黄豆。老保管葛爷爷借给他一个小簸箕，小杰端着一簸箕黄豆回到了羊栏边的饲养棚。他把黄豆倒在饲养棚的那口大铁锅里，又去井台上汲了一挑子水，“哗啦”一下子倒在锅里，泡上了黄豆。

黄豆响干响干的，一时半会泡不开，于是小杰又不由自主

地绕到了羊栏前。两只小羊羔立刻映入了小杰的眼帘，那“咩咩”的叫声，又传进了小杰的耳朵里。这两只小羊羔，还在拱着大花那干瘪的奶头，可一会儿又失望地张开小嘴儿，朝着大花发出悲惨的叫声。它们的母亲大花呢，这时仿佛挺惭愧而又无可奈何，半闭着眼睛，泪汪汪地卧在那儿。

小杰看着这一切，急得又挠头又搓手，不停地轻轻叹气。他从心里替小羊羔难过，为大花没有奶着急。

“走！回家去！”突然间，小杰感到自己左边的耳朵被什么东西扯住了，而且还挺疼。小杰咧着嘴，顺着劲儿一回头——哟！是妈妈。

妈妈这回可不容小杰再说一句话，扯住小杰的耳朵就往家里走，边走边数落着：“瞧瞧！什么时候了？你就不知道自己的肚子饿？”

妈妈特别疼爱自己的孩子，可她讲的话又不全对。小杰确实知道肚子饿，而且就在他赶羊回村时，肚子里已经“咕噜咕噜”地叫唤了。可现在，小杰想得更多的是：刘大伯把放羊的事情交给了我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失望呀！万一小羊羔死了，自己怎么向刘大伯交代呢？

瞧瞧这顿午饭吧：雪白的大馒头和喷香喷香的肉片炒黄花菜。黄花菜是这一带的特产，无论房前屋后，沟边地角，都种了不少。这黄花菜还出口呢，是有名的干菜品种之一。小杰平日喜欢吃肉片炒黄花菜，可这会儿吃起来，一点味儿也没有。但他确实饿了，两个馒头一会儿就吃下去了。

吃完馒头，小杰歪着头问：“妈，有啥稀的？”

“锅里有捞面剩的面汤，我刚热了热，现在不凉不热正好喝。”妈妈一指冒着热气的灶台，答道。

“面汤？”小杰一听，忽然记起了爸爸告诉他的一件事，顿时喜上眉梢。他放下筷子，冲进里屋，站到桌子前，拉开一个抽屉，又拉开一个抽屉，埋头找了起来。

妈妈有些不高兴了，手里攥着筷子，也跟到了里屋。

“小杰，你今天着了魔了？”妈妈气哼哼地站在屋子中间问。

小杰好象没有听到，还是一个劲儿地低着头，在抽屉里寻找着。终于，他翻出了弟弟小四儿小时候用过的奶瓶，兴奋地双手举起来，大声地喊：“找到喽！”然后朝妈妈甜甜地一笑，转身冲出里屋。因为妈妈一说有面汤，小杰忽然想起爸爸说过的一句话：小羊羔没有奶吃，喝米汤或者面汤都可以。

小杰没对妈妈讲，妈妈也弄不清小杰想干啥，她疑惑地将那几个拉开的抽屉一个一个地推上，这才跟着小杰来到了外屋。

小杰用大号的青瓷花碗满满盛了一碗面汤，特别认真地说：“妈妈，大花下了羔没有奶，我得用面汤喂小羊羔去。”说完，他把奶瓶放到小褂的兜里，小心翼翼地捧起青瓷大花碗，慢慢地走出了家门。

到了羊栏，小杰先将不凉不热的面汤灌了满满一奶瓶，然后探身到羊栏里，伸手抓出了一只小羊羔。小羊羔叫着，用湿漉漉的小鼻子尖儿嗅了几下，猛地张开嘴叼住了奶瓶嘴，贪婪地吸吮起来，不时地发出一声声让小杰听起来特别高兴的“咩

儿”“嗷儿”的咂巴嘴声。不一会儿，小杰又赶紧去喂另一只。这只小羊羔，喝起面汤来，比刚才那只更香更甜。它好象嫌面汤从奶瓶里往外流的速度太慢似的，不时地往后坐着身体，用牙齿咬咬奶瓶嘴儿。

看着小羊羔这股贪婪劲儿，小杰举起左手想拍它一巴掌。可他却犹豫了一下，随后将左手轻轻地落到小羊羔身上，抚摸着那细茸茸的绒毛，嘴里轻声地嘟囔着：“真贪吃！小贪鬼！”说心里话，小杰打心眼里喜欢这两只小羊羔呀！

过了一会儿，青瓷大花碗里的面汤没有了，奶瓶儿也空了。再看看那两只小羊羔，它们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停止了哀叫和走动，静静地依偎在大花的身旁，悄悄地闭上了小眼睛，进入了梦乡。

这下小杰可高兴了，象个杂技演员似的把空奶瓶放到青瓷大花碗里，又把青瓷大花碗放到头上，脑袋顶着碗，两只胳膊左右伸开，上下划动掌握着平衡，欢欢喜喜地回家去了。

春天的黄河滩，太阳晒得大地暖洋洋的，连碧绿油嫩的小草也象被春风吹醉了似的，随着和煦的春风轻轻地摇摆着身子。刚下过几场春雨，河滩里和黄河上的水气在阳光下静静地上升着，使人感到轻快、闲散、舒畅，有一种好象几天没有睡觉似的感觉，一种愉快的醉意。

小杰从早晨到现在，一直忙了大半天，他确实困了，乏了。所以当小杰回到家里，马上想在床上躺一会儿，休息休息再去磨黄豆。可谁想到脑袋刚一沾枕头，就闭上了眼睛，几分钟就响起了轻轻的鼾声。

当小杰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时，立刻吃惊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“这是啥时候了？”小杰用手摸着后脑勺，暗暗地问自己。

从窗口向外望去，满天群星在眨眼睛，月亮高高地挂在空中。不用再问了，现在起码半夜了。

“黄豆泡好了吧？”小杰想着，轻轻地下了床，摸着黑儿在地上找到了鞋，慢慢地穿好，悄悄地走到门口，拉开门，闪了出去。

多么醉人的春夜哟！一切都在和煦的春风中甜蜜地沉睡，遍地的野花和肥沃的土地散发着一阵阵沁人心肺的芬芳气息，远处传来了黄河春汛来临时那雄浑悦耳的涛声……

小杰愉快地吸了几口这香甜的空气，大踏步来到了饲养棚。

嗨，真棒！黄豆一粒粒都被水泡得“胖”了起来，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小杰高兴地一拍后脑勺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泡好了，开磨！”于是他冲刷了一下小石磨，开始磨豆浆。

一圈，两圈，三圈……

小杰加快了步子推动着磨盘，“胖胖的”黄豆被磨碎了。

磨呀，磨呀。终于，一股雪白的豆浆从磨眼里涌了出来，带着轻轻的响声流到了磨盘下边的铁桶里。

小石磨轻快地转着，大铁锅里的黄豆在一点一点地减少，铁桶中的豆浆在一漾一漾地向上涨着。

河滩的深夜，静悄悄的而又带那么一点儿寒意，可小杰的头上却冒出了汗珠。

在东方露出了一丝儿黎明的霞光时，黄豆磨完了，一桶白白的豆浆出现在眼前，饲养棚里飘着一股清香的豆浆味儿。

小杰马上拎起桶，来到了羊栏边上。他打开羊栏门，赶出了大花，把大花赶到豆浆桶边上。

大花先用舌头舔了几口，随后就大口大口地喝起来。大花喝得真香哪。喝着喝着，大概是喝急了，突然间，它昂起脑袋，不停地咳了起来，边咳还边眨巴眼，甩着头。

看到大花这个狼狈劲儿，小杰情不自禁地乐了起来。

几天之后，大花的奶汁催下来了。不用说，两只可爱的小



羊羔得救了。当小杰看到两只小羊羔互相挤着，昂着头吃奶时，心里比喝了蜜还甜。

刘大伯一回来，马上知道了这件事。不过不是小杰讲的，是小杰的妈妈讲的。

刘大伯找到小杰的时候，小杰正和他的好朋友小山子凑在一块儿做作业呢。刘大伯笑眯眯地把县政府奖给自己的金星钢笔送给了小杰。

小杰一开始还红着脸，扭扭怩怩地把两只手背在身后，说什么也不要。后来小山子大声说：“大伯真心，你快收下吧，不然大伯要生气了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小杰才双手接过了钢笔。

